

阿比西尼亞印象記

Ladislav Farago 原著

周
新
譯



L. Farago 原著
周新譯

阿比西尼亞印象記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936

No. 407

譯者序

最近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號美國評論雜誌 (Review of Reviews) 裏讀到一篇理查·倍萊 (Richard Barry) 的愛西亞披亞之中國戰 (Ethiopia's Chinese War) 的文章。從這個題目，我得到了兩種感想：第一點，愛西亞披亞——阿比西尼亞和中國同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過去，兩國同是爲一般帝國主義者覬覦的目標，在目下，兩國同是受到了一個列強的軍事的進攻。自從不幸事件開始爆發以來，在中國已經有了四年餘的歷史，在阿比西尼亞還祇一年的歷史，在時間上論，中國是難兄，阿比西尼亞是難弟。以先例後，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固然可以稱爲『中國戰』，然而一個侵略者在中國的軍事活動得到了順利的進行，沒有遇到所謂抵抗的『戰爭』，一個侵略者在阿比西尼亞的軍事活動處遭到了堅決的抵抗，產生了一次英雄的『戰爭』，因此以沒有戰爭的『中國戰』比英雄的戰爭的阿比西尼亞的抵抗，在中國未免有些汗顏的。第二點，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所持的最大藉口是說阿比西尼亞是一個野蠻的國家，以野蠻的國家列入文明國家的隊伍裏，在文明的國家是可恥的。不差，阿比西尼亞固然是一個野蠻的國家，文化落後的國家，然而他們的政府知道一個獨立國家政府所有的責

任，他們得爲維持自己政治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而抵禦一個闖入的侵略者；他們的人民也知道一個獨立國家人民所有的責任，他們得跟從他們政府的意思，準備對於侵害他們的敵人，予以堅決的抵抗。因此當海爾薩拉西把華爾華爾事件向國際聯盟提出，希望從一種和平的手段把牠解決時，所有的人民便鎮靜地期待着，同時他們更認清了他們自己的責任準備作一次英雄的犧牲。隨後當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意大利的軍隊正式侵入了阿比西尼亞的邊疆後，他們的政府看到了和平的絕望，決定爲自衛而奮鬥時，雖然他們軍備的不完全，然而每一個人都應聲而起，奮不顧身的向前殺敵，一個有着現代戰爭利器的意大利侵略者，終究也就不能得到如何的進展。

中國的情形比較阿比西尼亞自然進步許多，然而四年以來，失去的差不多已成史蹟，未來的依舊包藏着莫大的危機，中國究竟爲什麼反不如阿比西尼亞呢？我們責備政府嗎？政府固然有許多失計的地方，可是政府的力量建築在民衆之上，我們有時責備政府太過，却忘記了我們自己肩上所背着的責任。我們責備政府所叫出的『鎮靜』的口號，然而我們却真的把這口號當做了催眠歌，我們不從事於『鎮靜』的準備工作——像阿比西尼亞人民在抵抗意大利的戰爭之前所作的準備工作——我們反都躺下高臥起來，一旦軍號響起，我們更拿什麼來

應付？

這樣看來，阿比西尼亞所有的是什麼？——是民衆的精神，中國所缺少是什麼？——是民衆的精神！在萊狄斯拉斯·法拉果的阿比西尼亞印象記裏便充分的表現出了阿比西尼亞的這種民衆的精神。

萊狄斯拉斯·法拉果是匈牙利人，他懂得匈、德、英、法四國文字。他是德國聯合通訊社的記者，當華爾華事件發生後，一九三五年一月，他奉倫敦通訊社的命令出發到阿比西尼亞，他在阿狄斯·阿巴巴消磨 大部分的時候，他親見了阿皇海爾·薩拉西，並且會到了許多重要的人物，他和他們談到這次戰爭的題目，得到了許多有價值的印象。他在離了阿狄斯·阿巴巴後，還曾到過哈拉和沃登省，這些地方，現在都是在戰區裏面了。

他在那裏逗留了三個月，寫出這本書，牠的原名是Abyssinia On The Eve，譯意是阿比西尼亞戰爭的前夜，因此裏面所寫到的除了關於阿比西尼亞的宗教，司法，教育，社會，風俗，習慣等印象外，自然更着重於戰爭的題目。著者自己對於交戰國雙方並沒有直接的或是間接的關係，他的態度是非常公正的，所有的議論也沒有偏見的毛病，所以這對於阿比西尼亞是一本極有價值的書籍。原書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倫敦初版出書，一個月中，已再版四

次，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已經印至七版，銷數之旺，堪稱紀錄。

然而本書的價值對於中國更有一種特別的意義，我根據前面的兩種感想把牠譯出，希望比較進步的中國政府和人民，讀一讀正在非洲東北與一個有着現代戰爭利器的列強周旋着的我們的難弟，他們國內的情形是怎樣的落後，然而他們以民衆的精神作頑強的抵抗，使一個帝國主義侵略者感受到了威脅。東亞的難兄，我們的民衆的精神，不早就應該重新振作起來了嗎？

念五年二月一日譯者寫於上海。



西拉薩爾海皇國亞尼西比阿



鑄加同一人務債與人權債



阿京中之歐洲人住居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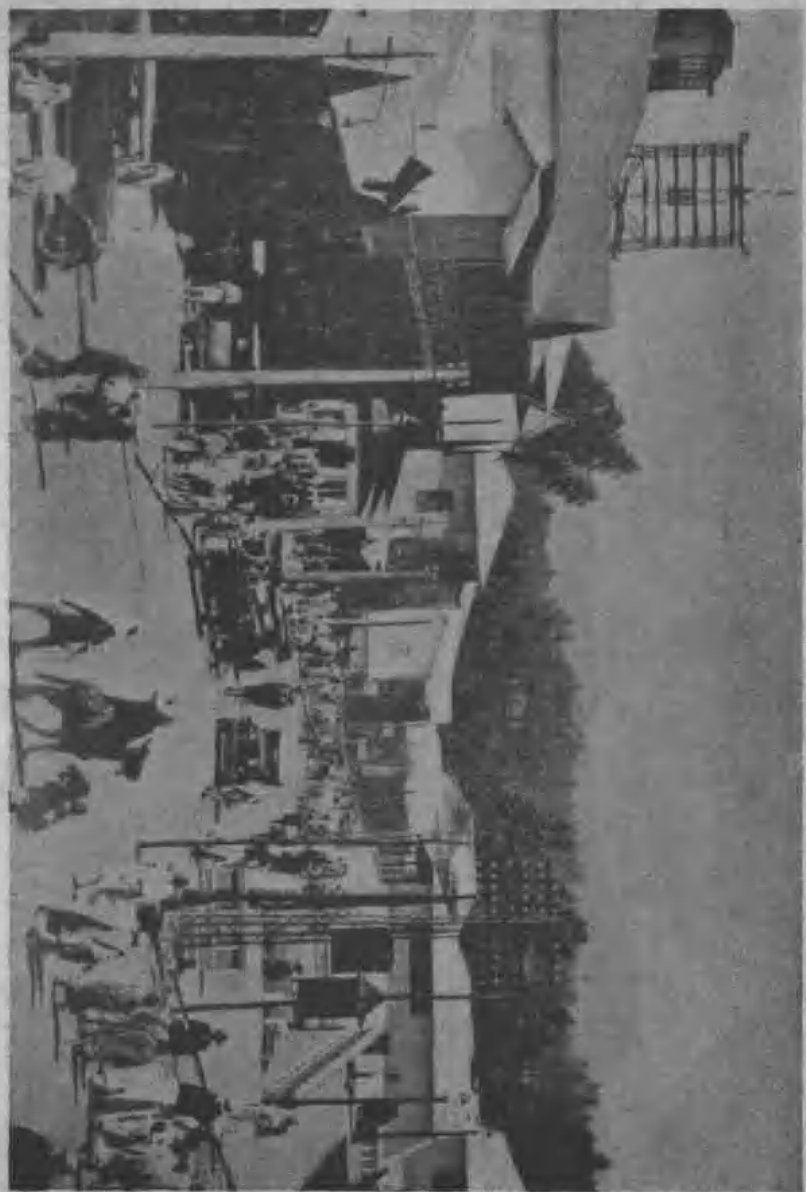


阿國大萊達瓦火車站上之乘客



阿國唯一鐵路所用之機車頭

阿京之熱鬧市區





阿國之大主教吉利羅斯



阿國和尙頭頂十誠碑



阿軍中之軍樂隊由瑞士軍官（右）擔任教授



阿皇歡宴皇族貴賓



阿 皇 之 幼 子